
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

死亡 的 狂欢



死亡的狂欢

[日]森村诚一 著

槐 之 译

马 途 校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40 号

死 亡 的 狂 欢
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

槐 之 译

马 途 校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188,000

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--13,500册

ISBN 7-5039-1633-x/I·491

定 价: 4.50 元

——我所描绘的全是人间的戏剧

森村诚一

译者的话

森村诚一，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著名作家。在日本，他是继松本清张之后，被誉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界最有代表性的佼佼者。

所谓社会派推理小说，就是运用推理小说的形式，揭露社会的缺陷、弊端、痼疾和人欲横流等病态现象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也可以称为问题小说或警世小说。

从这集八篇短篇小说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：森村诚一是从不同的生活领域、不同的社会侧面、不同的人物层次来捕捉题材，并以巧妙的构思和犀利的笔锋，描绘那百态纷呈的世相的。这里，也就寄寓着作者的喜恶爱憎，表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风格。

《死亡的狂欢》，日文原题叫做《死媒祭》。这是一个不大好懂的题目。何谓“死媒”？足以导致死亡的财色是也。死媒祭就是祭死媒。小说以盂兰盆会为背景，以某家商店的夫妻关系为主线，通过一个情节曲折、扑朔迷离的杀人案件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。贪恋金钱和美色，是两杯醉人的毒酒，甚至亲人之间、密友之间，也因此而产生不可弥补的鸿沟，以致造成杀人惨案。

《摇手帕的美女》，描写一个厌倦为资本家服务的低级职

员,发现了一个美貌女郎夺款杀人的罪迹。在他当面调查中,女郎已由收入微薄的职员一跃变成了某豪华俱乐部的女老板,并且公然表示早和政治、经济、警察界的权要人物有了密切关系,倘若有谁向她的俱乐部投掷炸弹,“日本就将陷入瘫痪的境地”。他只好喟然兴叹,停止调查,在垂老之年希望美女“也给自己的生命打上个终止符”。这个故事,点明了财、色、权三者的互相缠结,将会孕育着更大的社会危险。

《雪萤》,围绕财产继承权问题,描写了一个资本家死后一妻两妾之间激烈的争夺和抢取。最后占有全部财产的妻子失败了,只得落入“好景不长”的哀叹中。小说通过社会条件和心理动机的描写,批判了日本法律承认蓄妾制度的弊端,揭示了妇女的寄生地位和人间互相吞噬的阴暗复杂图景。

追逐功名利禄,是导致犯罪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诱因。《高山上的坟墓》就描绘了这一主题。两个热衷于名利的登山健将在暴风雪中遇险,未受伤的一方将受伤的一方抛在岩坑中冻饿而死。而下山返回者却被某大财团看中,提为经理要职,成了资本家的忠实奴才。但他颐指气使,横暴成性,也遭到了报复性的杀害。这说明在名利角逐场上,人为了生存必然进行甘冒危险的攀登,必然堕落成为资本现体制的附庸。

《天敌》,写的是一个轧死人逃跑的穷大学生,后来成了有名的病虫害权威。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和美满婚姻,又设计杀害了用敲诈手段寄生在他身上的“害虫”。犯罪的流毒,竟然侵蚀了理应纯洁无瑕的科技学术领域。天敌,不仅在自然界存在,在人类社会里也有,那就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死活的唯我主义者。

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,利用计算机科技成果的犯罪,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。日本最大财团三菱银行招考职员,两个高才大学生,在竞争率高达数十倍的考试中,一名因计算机计分出错而落榜自杀;一名考进银行计算中心,屡受上司的歧视、排挤和压制,处于难于忍受的境地。为了报复,他利用计算机陷害了压迫他的上司,自己也在恬静枯燥的生活中,变成一个狂人。《恬静的发狂》这篇小说,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竞争的这种激烈性和残酷性。

在《双重尸肉》中,一个貌不惊人、才不压众的公司低级职员,被一个远近青年人都在拼命追求的绝色女职员所选中。婚后生了一个爱女,他陶醉在甜蜜蜜、乐融融的美满生活中。后因老鼠咬死女婴,与妻子产生裂痕,双方协议离了婚。不久,妻子在郊区公路上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死,这才发现妻子早和公司董事有通奸关系,她所以选中这个职员,也是公司董事为掩护长期通奸而有意布下的雾障。有钱有势者可以占有幼稚软弱的妇女,可以欺骗老实厚道的丈夫。在金钱支配一切的社会里,爱情带有极大的虚妄性。

性泛滥,是资本主义社会愈演愈烈的一大灾害。《性毒涎》中那位望女成龙的母亲,不惜向教务长出卖肉体来谋取女儿考入著名高中的机会,不幸感染上性病,又传给了安分守己的丈夫。教务长的性病从何而来?原来独生女儿和家庭教师发生过性关系,她同样为争取考中,将从家庭教师那里染上的性病传给了教务长。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,导致了这个美满的家庭的破灭。小说通过性乱的严重性,暴露了神圣的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,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。

作者所描绘的这一簇簇人间魔影，一重重社会暗流，一幕幕杀人惨案，意味着什么？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，竟是这样一个精神颓败、道德沦丧、风气奢靡、秩序混乱的污浊世界。这一切，都应该而且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上去探寻它的原因。

《性毒涎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，可以看做作者语重心长的严肃警语——

“在现在这个世界里，尽管自己什么坏事也没干，也会被他人迫害；不伤害人也会被别人伤害；不侵犯人也会被别人侵犯。”

“小小不然的幸福，竟是如此的脆弱。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，将被这冷漠孕育着的凶恶意志击得粉碎！”

槐 之

目 录

译者的话.....	(1)
死亡的狂欢.....	(1)
摇手帕的美女.....	(48)
雪萤.....	(87)
高山上的坟墓.....	(122)
天敌.....	(163)
恬静的发狂.....	(194)
性毒涎.....	(220)
双重尸肉.....	(252)

死亡的狂欢

—

“你永远是我的女人啦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离开你了！”

双方虽已得到饱食般的满足，但男人仍像馋猫紧紧抓住餐桌不放一样，恋恋不舍地抚摸着女人的肌体。

“要真的属于你了，我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暴君家去了。”女人比男人更贪婪地反复回味着愉悦之后的余韵。

“倒不如就这样逃走了吧？”

男人射出焦虑的目光。这两个人，大约都在 30 岁左右，可男人的精神年龄好像更年轻一些。

“那不行呀，生活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啦！我亲自下厨做饭该多讨厌啊。我爱你，可是耐不了贫穷哟。”

女人发出清醒的声音。成熟的女性虽然眷恋着男人那健美的身体，可在意识的一隅还残留着冷静的成分。

“生活什么的，怎样都可以对付的。”

“不是怎样都可以对付的呀。首先，工作怎么办？我们要私奔了，你不是马上就失业了吗？”

“工作很快就会找到的。”

“世上没有那种便宜事。我讨厌做日佣工或临时工，我要做一个有钱的女人。”

“太扫兴了。”

男人露出怯懦的神情。

“女人到 30 岁是成年人了，不吃饭就不能生活，而且我要吃上等的饭菜哩。”

“喂，你那丈夫不会突然死亡吗？”

男人一面唉声叹气，一面试探地说。

“你就那么希望我丈夫死吗？”

女人悄悄地窥视着男人的脸。

“当然罗，只要你丈夫不在了，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，谁也不必受约束了，可以永远住在一起了。”

“如果那样又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让丈夫死了呀！”

“说让死也不会那样容易啊。你丈夫还很健康哪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不是可以提前他的死期吗？”

“噢！你……真的吗？”

男人愕然发出颤音。

“这样无所事事地等待下去，他绝对不会死亡的。他连个虫牙都没有。你总是像个偷嘴猫一样避人眼目，除此之外就没有和我见面的办法了。”

“这样说，也还是没有办法呀……”

“有其他办法！我丈夫有人寿保险。如果死亡，可以得到

2千万元的收入，只要能够得到，就可以和你过相当优裕的生活了。”

“做那种事情，一旦被捕，可就鸡飞蛋打了。”

“你难道没有一点胆量吗？不让人发觉，可以有多种手段嘛。伪装交通事故，从悬崖上推落，不是都可以么。嘻，我说的是笑话呀，因为你反正没有勇气，一生只能像馋嘴猫一样偷人家的老婆！”

“说人寿保险有2千万是真的吗？”

男人变了声调。

“这件事是没有办法撒谎的。”

“如果杀了你丈夫，真的和我一块生活吗？”

“算了吧，不要过分了。忘了刚才的话吧，我是在开玩笑！”

“我是真心的呀！与其一生以馋嘴猫似的生活告终，不如明明正正地独占你，我干定了！”

“你，真的有杀我丈夫的信心吗？我丈夫很强壮，未结婚的时候还练过空手道哩。”

“有一个可以信赖的男人，如果他肯帮忙就万无一失了。”

“雇一个杀手吗？”

“不是电影、电视里的杀手，我有一个绝对听话的朋友，嘴巴也紧。”

“要多少钱？”

“500万他就求之不得了。”

“要是500万，可以用我的私房钱。不过，绝对不能失败呀！”

“如果失败的话，一开始就不必干了。那么，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呀！”

“没错儿。我不让任何人知道。我们夫妻生活表面上很圆满，而且丈夫一点也没有怀疑我。”

两人在卧室的秘密情话，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具体的杀人计划。

二

S县A市是个濒临内海的温泉游览城市，三面环山，冬暖夏凉，日温差小。温泉的历史悠久，8世纪初，有个和尚在山脚下发现了泉源，由此被认为是这个城市的起源。江户时代将军家举行御用温泉的“御汲汤”仪式，曾向江户全城贡献过泉水。

被命令作献汤服务的27家汤户，现在变成了A市的中心大旅馆。

由于新干线的开通，从东京到这里，通过的旅客增多了，住宿的旅客减少了。为了恢复昔日的繁荣，市里陆续采取了吸引观光客人的对策，一年内举行各种各样的节日祭祀活动，就是其中的一个措施。

每年7月15、16两日举办的夏祭，就离开了原来的主旨，和烟火大会一起，成为吸引游客的夏季最盛大的活动项目。A市的木宫神社的神体漂流到市郊的本浦时，将它捞起来的渔师们，向它供上了大麦炒面，所以，也把这个夏祭称为“炒面祭”。

祭典的日子，由身着古老的宫司和祢宜^①服装的人们组成的队伍，边向街上的住户和行人抛撒大麦炒面，一边在街上游行。还有各街镇来的当年最受欢迎的人和模仿社会性话题装饰的彩车，在鼓乐声中闹哄哄地在街上展现。彩车上的鼓乐手，由各街镇的孩子担任，这使欢愉的气氛愈加高涨了。祭祀的主角是孩子，这也是A市夏祭的一大特色。

第一天，当夜幕悄悄降临的时候，彩车云集在大旅馆鳞次栉比的海岸大街上争奇斗妍。海岸大街搭起了一座看台，上面以市长为首的头面人物相继就座，彩车则按顺序排列开来。彩车会演时人潮汹涌。对面的山腰，参差错落的宾馆、旅店、公寓、饭店等建筑物张灯结彩，向海面投下了灿烂的灯影。衬着这豪华的灯火，这40余台彩车，是凝聚着一年工夫和技巧创造成的绚丽结晶。这场华美炫赫的景观，正是和平时期发挥本领的A市最辉煌的仪容。

一过晚9点，彩车就陆续各就归途。和彩车解散的同时，人群也像落潮一样退去。9点半交通管制解除，车辆进入市区来了。但是因为还有在节日游乐的兴奋中恋恋不肯离去的人们，所以车辆必须绕开人群徐徐行驶。

海岸大街的一角有个派出所，它前面是T字形的道路。交通管制解除后，这里开始聚集起一群青年人。根据部分修订的道路交通法，被勒令停止的成群乱跑乱撞的青年，开始在这里无意识地聚集，逐渐地，这里竟成了狂热的少男少女们社交集会的场所了。典仪和烟火大会等节目结束后，这里呈现出一派青年社交活动的景象。想看看热闹的一般市民也来了。

^① “宫司”，是神社的最高神官，“祢宜”，是神社的中级神官。

警察只是漠然地集合起来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
这一夜，按惯例晚9点过后，观看祭祀节日的少男少女都集拢来了。少男们穿着中国服和日本无袖衫，头发剪成印第安人或倒万字的发式，活像混血儿，显出了别致的狂跑者的风姿；有的穿着白绵运动短裤，穿着夏威夷衬衫，穿着背上有刺绣的横须贺式水手短上衣。少女们梳着多卷的非洲发型，身穿冲浪运动式短裙、多层套褶裙和超短裙；染着发，描着眉黛，耳上饰着耳环。他们各自随意地到处游走，时南时北，很不统一，呈现出现代年轻人聚会于一堂的狂热的风气和情景。这吸引了大批看热闹的人，少年男女们好像是登上了时装表演台的模特儿，越来越狂热了。

突然，从密集的人们中间，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，梳印第安发式的少年们，正向人群喷射罐装啤酒。

摇摇罐子，一拔开塞子，啤酒就像喷雾器一样猛然迸射出来。这种游戏马上就在少年伙伴间传开了。开始只是在熟人之间相互喷射，但因喷射范围大，也就不能不喷到密集的人群中去了。

看热闹的人大喊大叫着乱跑。这是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产生的一种奢侈而又幼稚的游戏。对采用危险游戏的年轻人来说，那个幼稚劲儿，简直含有让人受不了的乐趣。

挥舞罐装啤酒的时候，自己确实是在人群中充当了主要角色，以自己为中心，使人们哗叫着向四处奔逃。这些平日像小石头子一样被堆积到吞没去的少年，现在成了人群的中心，随意支配着人群，这使少年们兴奋不已。

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麻烦，可自己却成为中心，成为

大家关注的对象。行为和关心的性质是什么，那就都不关紧要了。

而且，此时的人群并不把麻烦当做麻烦。乘祭日活动的余波，他们又把少年们弄撞的胡闹当做乐趣，这就又成为群众“支持”的游戏了。

人群的气氛助长了少年们，不满足喷射的少年拿出来花炮，点燃了的老鼠花炮开始在路面上炸开，紧接着逐步升级，又向人群投射了。

喷射啤酒无人受伤，可燃放花炮就不同了。乱吵乱嚷的人群惊叫声四起，游戏伴随着危险性才有意思。喷射罐装啤酒的人们，不服气地向人群投掷啤酒罐子。如果被击中，将是沉重的打击，人群开始拼命地逃散了。

四处奔逃的人群猛然被撞倒一片，并且擦了起来。到这时候对“孩子的游戏”采取宽容态度的警察，再也不能沉默了。

少年们的行为已适用于轻犯罪法第一条第十项：“使用或摆弄枪炮、火药、汽锅以及其他爆炸物者，应予以处罚。”花炮是否相当于火药还可以议论，但确实触犯了同法第一条第十一项：“向可能危及他人身体和存放物品的场所投掷、灌注或射击者，应予以拘留。”

派出所的警察出动了，拘留了活动最积极的少年。从警察来看，这既是儆戒，也是向市民的一次示威。

被拘留的少年真不运气，在那么多干同样事的人中只抓住了他。其他少年们围着派出所表示抗议。少年们完全没有干坏事的意识，好不容易才有的一场游戏被警察破坏了，所以要求释放伙伴便作为正当抗议提了出来。

派出所只有数名警官，少年的人数很多，如果少年们被煽动闹起事来，将会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因而一时形成了不稳的局面。

但是，少年们是从四面八方来的，并不仅限于本地。如果发生不能预料的重大事故，很容易使局势为之一变。

放花炮的少年被领进派出所，时间大概是在夜10时左右，由T字路中心方向传来了女人的惨叫声，这不是因淘气引起的呼叫，而是在恐惧中颤抖的长嚎。

少年们和瞧热闹的人，大部分都跑到派出所前面来，发出惨叫的声音的人并没有发现制造恶作剧的人。

正在着手写调查书的警察，抬头循声望去，随着慌乱的脚步声，跑进来数名少女，脸都抽搐着。

“啊，了不得了！”

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。

“安静些，怎么了？”

在场的另一个警察说。

“死人了！”

少女们发出嘶哑的声音，指着外面。

“什么？”

这次轮到警察吃惊了，急忙抛开少年奔向T字路口一瞧：路中央倒着一个男人，右肋朝下，脸抢着地，乍一看，像是一个醉汉倒卧在路上。

但走近用手摸摸身体，已经没有生命的反应了。把身体扳仰过来，可以看到鼻子和口中有少量的血痕，面部表皮稍稍有些剥落，不知这是倒地时擦伤的，还是以前就形成了的。